

列 宁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

第 八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无产階級革命与叛徒考茨基

(摘錄)

考茨基怎样把馬克思变成了
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册子中所讲到的基本問題，乃是无产階級革命底根本內容，即无产階級专政問題。這個問題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对于各先进国，尤其是对于各交战国，尤其是在目前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这是无产階級整个階級斗争中最主要的問題。因此对于這個問題必須加以仔細說明。

考茨基曾这样提出問題：“这两个社会主义派別（即指布尔什維克与非布尔什維克）的对立乃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即民主方法与专政方法的对立”（第三頁）。

这里我們要順便說明一句，考茨基把俄国的非布尔什維克，即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称为社会主义者，是只以他們的名稱，即只以他們的空話，而不以他們在无产階級与資产階級斗争中所占的**实际地位**为根据。这是何等高明地来了解和运用馬克思主义啊！但关于这一点，

让我往下再比較詳細的去說吧。

現在应当說明的是主要之點，即考茨基所謂“民主方法与专政方法”“根本对立”这个偉大发现。問題的中心就在这里。考茨基那本小冊子底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这真是怪誕絕倫的糊塗理論，这真是完全背弃馬克思主义，所以必得承認說，考茨基是远远超过伯恩施坦之上了。

无产階級专政問題乃是无产階級国家对資产階級国家，无产階級民主制对資产階級民主制的关系問題。看起来这已是明如皎日。然而考茨基好像專門背誦历史教科书的中学教員似的，固执地把背对着二十世紀，把面朝着十八世紀，第一百次干燥无味地在該书許多篇章中反复咀嚼着什么資产階級民主制对君主专制与中世紀制关系的烂調！

真像在大梦里咀嚼树皮呢！

这根本是文不对題的說法。考茨基想把問題說成似乎有人在鼓吹“蔑視民主制”（第一一頁）等等的这种企图，只能令人发笑而已。考茨基之所以必須用这种空話来抹煞并混淆問題，是因为他按自由主义的立場提出問題，只是說什么一般的民主制，而不是說資产階級的民主制，他甚至避开这个确定的階級的概念，而拚命讲什么“社会主义前期的”民主制。在該小冊子上几乎占了三分之一（在全书六十三頁中占了二十頁）篇幅的这位空談家底空談，是資产階級所非常乐聞的，因为这套空談等于替

資產階級的民主制粉飾而抹煞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

但考茨基所標榜的書名，終究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學說底精華正在於此，這是誰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說了一大堆文不對題的空話之後，也只好引出馬克思論無產階級專政的一些話來。

究竟“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怎樣做了這件事，這簡直是一出大滑稽劇！听呵：

“這個見解”（即考茨基宣稱為蔑視民主制的見解）“所根據的，只是馬克思所說的一個字”。——考茨基在該小冊子第二〇頁上一字不差地這樣寫着。而在第六〇頁上，他甚至把這說成為（布爾什維克）“湊巧記起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一封信上用過一次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字眼”（原文上一字不差地這樣寫着！！des Wörtchens）。

試看馬克思底這個“字眼”吧：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橫着一個從前者進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適合的也有一個政治過渡時期，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

第一，把馬克思總結他全部革命學說的這段著名議論稱為一個“字”，甚至稱為一個“字眼”，——這簡直是污辱馬克思主義，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我們不應該忘記，考茨基是把馬克思著作讀得幾乎能橫流倒背的一個人；

按考茨基底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里或脑袋中定是藏有許多木箱，其中把馬克思底全部著作都摆列得极有条理，极便于随时引证。考茨基**不能不知道**，無論馬克思或恩格斯，無論在通信中或刊印的著作中，都把无产阶级专政**說过許多許多次**，尤其是在巴黎公社前后这个时期。考茨基不能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公式不过是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个任务在历史上更具体的和科学上更确切的說明而已；关于这个任务，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一八四八年革命底經驗，尤其是一八七一年革命底經驗，从一八五二至一八九一年这**四十年过程中**，都是时常說到的。

为什么熟讀馬克思主义著作的博学考茨基竟会如此怪誕絕倫地曲解馬克思主义呢？如果說到这种現象底哲学基础，那这就是用折衷論与詭辯說来偷換辯証法。考茨基原是最会耍这套偷換把戏的能手。如果从政治与实际內容来看，那这就是效忠于机会主义者，即归根到底是效忠于资产阶级。自欧战开始时起，考茨基在这口头上做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做资产阶级奴僕的艺术方面，真是突飞猛进，巧夺天工了。

当你去考察考茨基如何巧妙地“解釋了”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字眼”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相信这一点。听呵：

“可惜馬克思沒有較為詳細地指示出，他究竟怎样了解

这个专政”……(这完全是叛徒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恰恰有过许多极详细的指示，不过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博学考茨基故意加以抹煞罢了。)”“……按字义来讲，专政就是毁灭民主的意思。自然，单就本义来讲，这个字又是表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个人独裁。独裁与君主专制的区别，就是前者不是一种经常的国家机关，而是一种暂时的极端办法。

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一语既然不是说个人专政，而是说一个阶级专政，就可见马克思说到专政时决不是指该字底本义而言。

他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管理底形式**，而是指凡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地方所必然出现的那种**状态**。单就马克思认为英美可以和平地实现过渡，即用民主方法来实现过渡的这个见解，已可证明他在这里所说的专政并不是指管理形式而言了”(第二〇页)。

我故意把考茨基底这段议论完全摘引出来，好使读者能够明显地看出“理论家”考茨基所运用的是怎样的一种方法。

考茨基想先从专政这“字”底定义来着手观察问题。

好极了。观察问题时采取任何一种方法本是每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要把观察问题的真诚态度与不诚意态度分别清楚。谁想用这种方法去认真观察问题，他就必须作出**他自己**对于这个“字”的**定义**。那时，问题就会提得清楚而直爽。考茨基却不这样做。他说：“按

字义来讲，专政就是毁灭民主的意思”。

第一，这不是定义。既然考茨基不愿意对于专政这一概念下个定义，那末他为什么又采取这种方法来研究问题呢？

第二，这显然不正确。自由主义者自然只会讲到一般的“民主”。马克思主义者绝对不会忘记提出“供哪一个阶级享受？”的问题。谁都知道，——就是“历史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隶底起义或激烈的骚动，立刻就暴露出古代国家底实质是**奴隶主底专政**。试问这个专政毁灭了**奴隶主中的民主**，即**供奴隶主享受的民主**没有呢？谁都知道，是没有的。

“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讲出这种怪诞绝伦的谎言滥语，是因为他“忘掉了”阶级斗争……。

要使考茨基所持的自由主义的虚假论断变为马克思主义的和合乎真理的论断，那就必须说：专政的意思不一定要毁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所享受的民主，但它一定是要毁灭（或加以极重大的限制，这也就是毁灭底形式之一）受专政所制压或受专政所反对的那个阶级所享受的民主。

但是，不管这个论断怎样真确，然而它并没有作出一个专政底定义。

我们且来考察考茨基如下的话吧：

……“自然，单就本义来讲，这个字又是表示不受任何

法律限制的个人独裁”……。

考茨基好像瞎了眼的小狗儿用鼻子随便东嗅西嗅，偶然在这里嗅到了一种真确的意思（就是说，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但他**毕竟还是没有作出专政底定义**来；此外他又说出了历史上明明不正确的議論，仿佛专政就是个人独裁。这在文法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行专政的也可能是一小群人，或是寡头，或是一个阶级等等。

此外，考茨基又說到专政与君主专制的区别，虽然他的解說显然是不正确，但我们也不去分析它了，因为这同我們所研討的問題完全无关。考茨基爱把自己的臉由二十世紀轉向十八世紀，又由十八世紀轉向太古时代，他的这种嗜好是誰都知道的，我們希望德国的无产阶级达到专政之后，会估計到考茨基底这种嗜好，譬如說，叫他到中学里去充当古代史教員吧。用关于君主专制的机智推論来避免作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这若不是极端愚蠢的想法，也是非常拙笨的欺詐伎倆。

总之，考茨基立意来談論专政的时候，讲了一大堆显然不正确的廢話，却没有作出任何定义来！他本来可以不依靠本人的才智，只借自己的記憶，从他的“木箱”中拿出馬克思論述专政的一切語句来。要是这样，他就一定能得到下面这个定义或实质上与此相符的定义：

专政是直接凭借于强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无产階級底革命專政是由无产階級对資產階級采用強力手段所获得，所維持，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看，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这对于每个觉悟的工人（即群众底代表，而不是如像各国社会帝国主义者这班被資本家收买的市僧混蛋底上层分子）都明如皎日的真理，这对于每个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被剝削者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这对于每个馬克思主义者都无待爭辯的真理，我們竟必須“用战争手段”才能从最博学的考茨基先生那里把它“解放出来”。这是什么緣故呢？这是因为成了替資產階級服务的可鄙諂媚者，即第二国际領袖們浸透了奴才精神。

考茨基始而玩弄了一套偷換把戏，公然胡說八道，硬說“專政”底本义是表示个人独裁，随后他——根据这种偷換把戏！——就声明說，可見馬克思所讲的階級專政**并沒含有該字底本义**（而是說，專政不是指革命的強力，而是指“在資產階級的——請注意这个形容詞——民主制度下和平地获得大多数”）。

他說应当把“状态”与“管理底形式”区别开来。这种异常深奥的区别，正像我們竟把一个拙于推論的人底愚蠢“状态”与其愚蠢“形式”区别开来一样！

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專政解釋为“統治底状态”（他在該书下一頁，即第二一頁上一字不差地这样說），是因为那时就能**使革命的強力化为烏有，使強力的革命化为烏有。**

“統治底状态”就是一种在……“民主制度”下可以有任何一种大多数的状态。运用这样一套詐术，就能安然无事地使革命化为烏有了。

但这套詐术实在太笨拙了，因而也就挽救不了考茨基。专政底前提和意思是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采用叛徒們所不高兴的那种**革命强力底“状态”**，这是誰也隐瞒不了的真理。所謂“状态”与“管理形式”有区别，这种議論之荒謬可笑，是显而易见的事。在这里談什么管理形式便是加倍愚蠢，因为連三尺之童也知道君主国与共和国是不同的管理形式。然而我們竟必須向考茨基先生解釋，这两种管理形式，也同資本主义制度下其他一切过渡的“管理形式”一样，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即资产阶级专政底各种变态而已**。

末了，談論什么管理形式，就不但是愚蠢，并且是粗魯地伪造馬克思底意思，因为馬克思在这里所說的分明是**国家底形式或类型而不是管理底形式**。

如果不用强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机器**来代替它，那末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种新的机器，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所有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飾与歪曲，因为他那叛徒的立場使他非这样作不可。

試看他所运用的是怎样卑鄙无聊的遁詞吧。

遁詞一：“单就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有和平的变革，即用民主方法实现的变革这一見解，已可证明他在这里所說的不是指管理底形式而言了”……。

这里绝对談不到什么**管理底形式**，因为例如有些并非标本式资产阶级的君主国并没有軍閥机关，而例如有些本是标本式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却具有軍閥机关和官僚制度。这是大家知道的历史上与政治上的事实，是考茨基所无法伪造的。

若是考茨基肯认真地誠意地談論問題，那他就会要自問一下：有没有关系于革命而絕无例外情形的历史規律呢？那时他的回答便会是：这样的規律是没有的。这样的規律所指的只是标本式的現象，即“理想式的”現象，如像馬克思有一次把中等的，常态的，标本式的資本主义称为“理想式的”資本主义。

其次，就我們現在所探討的这点來說，在前世紀七十年代是否有使英美成为例外的因素呢？凡屬稍有历史科学常識的人，都显然知道這個問題是必須提出的。不提出這個問題，就是伪造科学，就是玩弄詭辯。但一提出這個問題，便无疑地要得出下面这个回答：无产阶级底革命专政乃是用**强力手段**反对资产阶级；这种强力手段之所以**特別必要**，是因为存在有**軍閥机关与官僚制度**，关于这点，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屡次极詳尽地說明过（尤其是在法兰西內战一书及其序言上）。但是，恰恰当馬克思說出这个

意見时的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恰恰是在英美两国恰恰沒有存在这些机关(而現在，这样的机关在英美也有了)。

考茨基为要遮掩他的叛变立場，所以处处只好玩弄欺騙手段！

但是，請看他在这里如何偶然露出了自己的馬脚。他說：“和平地”，即是用民主的方法！！

在作专政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曾拚命向讀者隱瞞专政这个概念底基本标志，即革命的**強力**。可是現在真相毕露了：問題正是关于**和平变革**与使用**強力的变革**二者間的对立。

問題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之所以要运用一切遁詞、强辯和贗造，为的是要**避开強力革命**，为的是要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轉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去，即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行为。問題底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家”考茨基这样无耻地假造历史，以致忘掉了一件基本事实：**壟断制前期**的**資本主义**(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也就是这种**資本主义**底极盛时期)，由于它在英美表現得特別标本化的那些**經濟上**的根本屬性而具有比較最爱好和平，最爱好自由的特征。但是帝国主义，即仅在二十世紀才完全成熟的**壟断資本主义**，也是由于自己**經濟上**的根本屬性而具有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軍閥机关最为发展且到处发展的特征。在談論和平变革或是

強力變革怎樣標本和怎樣可靠的問題時，而竟“不注意到”這一點，那就無異是墮落為最下流的資產階級奴僕。

遁詞二：巴黎公社雖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它是由未曾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選舉出來的。於是考茨基就洋洋得意地說：……“在馬克思看來”（或者照馬克思底意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從純粹民主制中所必然產生出來的一種狀態，如果無產階級占有大多數的話”（bei überwiegendem Proletariat，第二一頁）：

考茨基底這種論據，荒謬絕倫，真使人感到有embaras des richesses（駁不勝駁的困難）。第一，大家知道，資產階級底精華、大本營和上層分子，都從巴黎逃亡到凡爾賽去了。在凡爾賽還有“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這又表明考茨基所謂在公社中有社會主義底“一切派別”參加的說法完全是造謠。把當時巴黎居民分成了兩個交戰營壘而其一方集中有一切鬥爭頑強與政治積極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這種情形，說成為“全民投票”的“純粹民主制”，這豈不是太可笑了么？

第二，公社同凡爾賽的鬥爭乃是法國工人政府反對資產階級政府的鬥爭。既然巴黎當時決定着法蘭西底命運，試問那里怎樣談得上“純粹民主”與“全民投票”呢？當馬克思認為公社因沒有奪取屬於全法蘭西的銀行以致鑄成大錯的時候，難道他是根據“純粹民主”的原則與實踐

来出发的么？

幸而考茨基著书立说的地方是警察禁止人们“成群结队”发笑的国家，不然考茨基真会被人笑死呵。

第三，我想不揣冒昧地请熟读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的考茨基先生回忆一下恩格斯从……“纯粹民主”的观点上对于公社所作的如下估计：

“这些先生”（指反威权主义者）“曾经见过一次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威权的东西。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炮，即用非常有威权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而获得胜利的政党往往迫于必要，不得不借自己武器所给予反动派的威吓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曾凭借武装人民底威权来反对资产阶级，那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么？反过来说，我们不是有理由因为公社把这个威权运用得太少而加以责备么？”

你们看，这就是“纯粹民主制”！一个异想天开，竟在阶级社会中一般地讲什么“纯粹民主制”的卑鄙市侩“社会民主党人”（是指此语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法国的用法，以及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在整个欧洲的用法而言），该会怎样受到恩格斯底嘲笑呵！

够了，要想把考茨基所说的一切无稽之谈尽行列举出来，当然是做不到的事，因为在他的每一字句中间都充满了绝顶的叛徒精神。

马克思与恩格斯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

它的功績就在于**毀坏和打碎**“現成的国家机器”的嘗試。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这个結論非常重要，所以他們在一八七二年对共产党宣言“陈旧了的”(有些部分)綱領只作了这样一个修改⁶⁸。馬克思与恩格斯特別指明公社实行消灭了軍隊和官僚制，消灭了**国会制**，破坏了“寄生的贅瘤，即国家”等等。而絕頂聪明的考茨基，居然傻头傻脑，安閑自得地重复着自由主义教授們所千番百次說过的东西，即关于什么“純粹民主制”的童話。

难怪卢森堡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說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現在已是一具臭尸了！

遁詞三：“如果我們說專政是管理底形式，那我們就不能說是階級專政。因为正如我們所已經指出过的，階級只能統治而不能管理”……。能管理的只有“組織”或“政党”。

“糊塗顧問”先生，你真弄糊塗了，糊塗到了万分！專政当然不是“管理底形式”，这样胡扯是很可笑的。馬克思所讲的也并不是管理底形式，而是**国家底形式**或类型。这完全不是那回事，完全不是那回事。說階級不能管理，也是全然不对的；这种廢話只有那些除了資產階級国会外什么也看不見，除了“当权政党”外什么也不注意的“国会迷”，才說得出来。考茨基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中都可看見統治階級管理国家的例子，例如中世紀的地主便是这样，虽然他們的組織性是不充分的。

結論：考茨基簡直是空前未聞地曲解了无产階級專政底概念，把馬克思變成了庸俗的自由主義者，這就是說，考茨基本人已經墮落到了自由主義者的地步，只有自由主義者才妄談什麼“純粹民主制”的鄙陋言論，掩飾并抹煞**資產階級民主制**底階級內容，最害怕被壓迫階級所採用的**革命強力手段**。當考茨基這樣“解釋”“无产階級革命專政”底概念而竟把被壓迫階級對壓迫階級施行的革命強力化為烏有時，他就在用自由主義態度來曲解馬克思的事業上打破了全世界的紀錄。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較起來，簡直是個后生小子了。

寫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和十一月間。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协約”国帝国主义者封鎖俄国，把苏維埃共和国看成为傳染病的策源地，力图把它与資本主义世界隔絕开来。这些夸耀自己国家制度“民主性”的人，如此盲目地仇恨苏維埃共和国，竟沒有觉察到他們自己落到如何可笑的地步。試想想吧：这些先进的，最文明的和“民主的”国家，拥有全副武装，在軍事方面独霸全世界，却竟好像害怕烈火那样害怕从一个經濟破坏的，饥餓的，落后的，而据他們說甚至是半野蛮的国家所流行出的思想傳染病！

单是这一个矛盾，也就能使全世界劳动群众认清眞象，并帮助我們揭破克勒孟梭，路易乔治，威尔逊等帝国主义者及其政府底虛伪行为了。

但帮助我們的不仅有資本家仇恨苏維埃的盲目病，而且有他們相互間的糾紛，这种糾紛使他們互相掣肘。他們彼此間商定了一种十足的默然抵制陰謀，极端害怕傳播一般关于苏維埃共和国的眞实消息，特別是害怕傳播它的正式文件。但是法国資产階級主要机关刊物时报（“Le Temps”）却刊載了在莫斯科建立第三国际即共产